

諸

子

論

二

集

毛起著



1

40360

40360

諸

子

毛
起
著

論

二

集

毛起著

程

獻

覺

給

龍

舅

先

父

生



諸子論二集

目次

序

依據史記來考老聃……………一

論老子的書……………二九

考老彭……………四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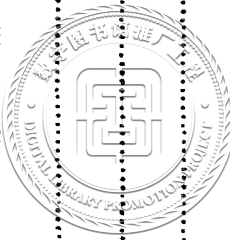
再來主張楊朱卽莊周……………五五

改作史記老莊申韓列傳……………七九

論列御寇的有無……………九五

說列子非僞書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論墨子姓墨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

說慎滑菴·····	一三九
讀馮君友蘭原儒墨·····	一四七
重論惠施等名家出於墨家·····	一五九
論兩個公孫龍只是一人·····	一七一
論語的幾個章句·····	一八一
論孝經爲孟學·····	一九一
書章君太炎子思孟軻五行說後·····	二〇三
管子之作者·····	二二三



序

一切著作，都有一個著作的人，這個著作的人，都可以從著作內看出來的。這在改制創教的書裏，是很容易看出的。在實錄的史內，比較困難一點。但我們若能用心的話，也就不難將他一看就看出的。這個著作的人，是一切著作的靈魂，所以亦就是我們讀書的第一目的。孟子說，「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」也是以知人爲先務的。

這個著作的人，我們可以用習見的「子」字來稱他。

但予有古今中外，爲數極多，我們勢不能一個個都加以研究。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這個對象範圍之有限，我們可以借用漢書藝文志之「諸子」二字，來表明他。所欲研究之諸子，其範圍又是怎樣呢？此亦無一定。凡他們的一切，或其生平，或其思想，或其著作，只要對於我們有興味的，就來說一說。至于說的方法又如何呢？我們不能專做所謂「整理」之工作，因之，我們的方法有出於客觀以上的。取材與方法，既都帶有主觀之色彩，所以我們又選用了一個「論」字，而名我們此集爲諸子論。

這一集諸子論，何以題爲二集，而不題爲初集呢？那是因爲我要將初集之名，留給我今夏所發表的春秋總論初稿。所以只好稱此集爲二集了。

這一集之寫作，開始於廿二年之冬。那時候，友人陳叔諒以古史辨第四冊借我看。我看後，覺有大不如意之處，乃着手將自己要說的話寫了出來。以後，也陸續有所作。到了現在，所說的似都已說了，而「歲聿云暮」，因將這些論文收集攏來，共十六篇，印爲此集。

我們一必希望海內外的學者們肯與以贊助與教正！

廿四年十一月



依據史記來考老聃

胡君適之在其中國哲學史大綱內，爲老子做了篇傳略。他根據史記，承認老子著道德經，爲孔子之先輩。此書出世後一二年，梁任公便發表了一個反對之論。他雖信史記之舊說，以爲老子就是孔下之所從問禮的，但却舉了許多思想文字的理由，證明老子之書出於戰國時代人之手。從此以後，老子和其書遂成了學者們討論的問題了。古史辨第四冊諸子叢考內，收載的十幾篇關於老子之論文，就是這個運動下所產生的代表著作。這些作者們的主張，雖各各不同，而其討論的方法，則却是一樣的。他們個個都避開史記之本傳而不用，而去遠遠的在文字上，思想上，找了根據，再來說到人上來，張君季同在牠的對於老子年代的一個假定一文內說道，「先不要考老子這個人的時代，先要考老子這本書所表現的思想，在什麼時代才會發生；先不要考老子思想之時代，先要考老子這本書的性質。」（古史辨第四冊——以後簡稱古四——頁四二五）就將這個態度明白的說出來了。

但用這個間接方法所得的結果，究竟是不是定論呢？這却是很不容易說了。梁任公在批評胡君那篇文內，說老聃是拘謹守禮的人，和五千言的精神恰恰相反，又

說老子書中王侯，侯王，王公，萬乘之君，取天下等等字眼，不是春秋時候人所用。遂不主張道德經是老聃所作，而以為是戰國時人所作。但張君煦胡君適之等，却根據舊說提出反駁，引了易象，證明春秋時人有用公侯王公等字的。胡君更謂老子主張不爭，主張柔道，正是拘謹的人，而說老子確是老聃所作了。定論倒底在那一方呢？這可見要單靠思想文字，去定老子之書之著作年代，是得不到什麼結果的了。而我們要考老聃，還須用直接的方法，由人考到書，而不能用卜說之間接方法由書考到人了。這其理由實很簡單。思想文字的本身，是無不可以作兩面解說的。他好似一顆精光的石子，一顆石子的身上，是找不出什麼內在的運動方向來的。他的向東或向西的運動，乃是我們從我們自己的立腳點上，加以一跌決定他的。思想文字也是如此。他之披上這個形態那個形態，乃是因為我們有了一種事實作根據，將他解作這樣或那樣的。所以我們研究老子，必須先來考定一個事實以做根據。而要考定事實，則我們就不得不來依據講老子之惟一材料，史記之老子傳了。

馮君友蘭：在諸子叢攷的許多作家裏，要算是能注重事實的了。他雖對老聃還有「古之真人，與李耳不是一人」之說法，與史記違反，但他定老子之作者為李耳，則尚不失為能「輕信史記」（黃君方剛語）的。但他所主張的方法則也還有可議。他不要本

于一個觀點而要合許多觀點來定老子之年代。他在他的中國哲學史第八章第一節裏說，『老子一書，相傳爲係較孔子爲年長之老聃所作。其書之成，在孔子以前。今以爲老子係戰國時人所作。關於此說之證據，前人已詳舉，（參看崔東壁洙泗考信錄，汪中老子考異，梁啓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）茲不贅述。就本書中所述關於上古時代學術界之大概情形觀之，亦可見老子爲戰國時之作品。蓋一則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，故老子不能早於論語。二則老子之文體，非問答體，故應在論語孟子後。三則老子之文，爲簡明之「經」體，可見其爲戰國時之作品。此三端及前人所已舉之證據，若只任舉其一，則不免有邏輯上所謂可辭之嫌。但合而觀之，則老子文體學說於各方面之旁證，皆指明其爲戰國時之作品，此則必非偶然矣。』這種列舉衆說，多得益善的態度，在我們看來，似乎很有沒頭沒腦，不得要領之嫌。我們以爲各種證據，其力量不是一律的。我們應得將他們分別出最要次要來，將最要的與以獨立，而次要的，附在最要之上。現在老子之爲戰國時人，已經史記載明，馮君也承認了。那麼他之著作，自是戰國時的著作了。得此主證，結論已可確立。不必再費工夫，找各種各樣之旁證，去證他是戰國時之書了。有了主意，旁證之有無，是不關重要的了。好像一株樹，主意是樹幹，旁證是枝葉。樹幹必不可少，

而枝葉則可有可無的。而馮君却將各證，一視同仁，以爲必須合而觀之，不能單舉一端，這是無異於說，枝葉與樹幹同等重要了。這豈不是犯了不分輕重之毛病嗎？

但到此地，我們應得這樣的問一聲，到底爲什麼，學者們要自出心裁的來講老子和他的書，而不肯輕信史記？這在史記方面，終當有些緣故罷。否則他們那有自討苦吃之理。一看史記，果然，毛病實是出於他的。請先引老子傳之文在這裏：

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。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，「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，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。是皆無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」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，「鳥吾知其能飛。魚吾知其能游。獸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爲罔，游者可以爲綸，飛者可以爲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邪？」老子修道德。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闕，關令尹喜曰，「子將隱矣，彊爲我著書。」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，五千餘言而去。莫知其所終。或曰，老萊子亦楚人也，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與孔子

同時云。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，以其修道而養壽也。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，「始秦與周合而離，離五百歲而復合；合七十歲，而霸王者出焉」。或曰，「儋卽老子」，或曰「非也」。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爲魏將，封於段干。宗子注。注子宮。宮玄孫假，假仕於漢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，爲膠西王卬太傅，因家於齊焉。世之學老子者則繙儒學，儒學亦繙老子。道不同不相爲謀，豈謂是邪？李耳無爲自化，清靜自正。

史記這篇老子傳之文，斷斷續續，多突然而來之句；又一則曰或曰，再則曰或曰，紛紛不已，讀之令人心不安。而中間「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」的兩句，尤觸人目，使人懷疑。有這兩句大反情理，我們還能怪學者們，要另起爐竈來考老聃嗎？

但此傳，自經清代以來學者們的校考，却大概舊觀了。王念孫改定今本「老子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」一段，爲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。萬承蒼考「李耳無爲自化，清靜自正」二句云，此二句是敘傳中語誤入於此。（史記志疑引杭世駿所引）經此改移，史文已清潔得多了。張君季同又擬將史文刪除一大段，說道，「今

本史記老子傳，自「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」至「或曰儋卽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，」都是僞文，都是竄入的。我頗已找到有力的證據：（一）文選征西官屬送於涉陽候作詩注引「史記曰：『老子字聃。』」列仙傳曰：「李耳生於殷時，爲周守藏史，積八十餘年；後之流沙，莫知所終，蓋百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。」明明說「蓋百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」是列仙傳文，不是史記文。可證今本此二句是後人從列仙傳移到史記中的。（二）周秦二本記叙太史儋事，都直序而不冠以史記，這裏爲何忽獨引史記？……（史記他篇中亦有引史記者，是引舊周史及諸侯史記。）自孔子卒至烈王二年，實百有六年，此云百二十九年，怕司馬遷自己不會有這樣大的記事錯誤。（三）老傳中有這段文，便弄得上下不貫，成了一篇不通的文章了。梁玉繩云，「史公既疑老萊子卽老子，又疑太史儋卽老子，傳中載其國邑鄉里以及子孫，則非異類矣，而曰莫知然否，將所稱子孫者，聃耶？萊耶？儋耶？」……蓋既曰老子之子名宗，必先定了老子是誰，那裏能再說莫知然否？實在是不通！太史公至于這樣不通嗎？可見這段是後人插入的，去了這段，原文就了無疑滯了。（古四頁四三八—九）張君此說若能實現，確又可將史記來一個大掃除。但張君三項證據之中，二三兩項之所說，只是出於空空的推論，沒有多大的力量。其

前提以爲史記是完本，所以應到處都無抵牾。這是不合事實的。我們以爲史記是未定之稿，中間儘有矛盾之處，不能以此爲盡出于後人之所竄入的。至其第一項之論證則確是一個重要的發現。將那二句史文刪了，老子傳裏就再沒有觸目之處了。

但是老子傳內，太史公既還保存着古代的傳說，以老子爲卽太史儋，則我們單單的取銷了這兩句，他還是免不了矛盾怪誕，愉快迷離之病的。何以呢？因爲傳內如果還有孔子見老聃，和老聃卽太史儋的話的存在，那末老子一百多歲和二百餘歲的話，還是要發生的。司馬貞注此段說，『此言古好事者，據外傳，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，故百六十歲。或言二百餘歲者，卽以周太史儋爲老子，故二百餘歲也』。很能道出此二語發生之過程的。所以我們以爲列仙傳之此二語，也是他的作者照此過程，將史記之老子孔子太史儋三人之年代計算而得的。

于是我們明白了。我們若要解決老子問題之困難，我們應先將老子是否太史儋這一點來解決的。那麼太史儋是否卽老聃呢？我們以爲是的。關於這一點，羅君根澤在其「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」一文（古四頁四四九以下）裏所主張的是和我們相同的。請舉羅君所列之四證而說明之。

（一）老子的字聃字，與太史儋的儋字，互通。畢沅老子道德經考異序云，『古

聃儋字通。說文解字有聃字，云「耳曼也」；又有儋字，云「垂耳也。南方儋耳之國。」大荒北經，呂覽，瞻耳字並作儋。又呂覽老聃字，淮南王書瞻耳字，皆作耽。說文解字又有耽字云，「耳大垂也。」蓋三字聲義並同，故並借用之。」古人一切文字，都是用同音通假的。羅君說，荀卿又作孫卿，荆卿又作慶卿。我們還可以說莊周又作楊朱：禽滑釐又作慎滑釐。厥例甚繁，不必枚舉的。

(二)老子與太史儋，官職相同。一爲周之柱下史，一爲周之太史，同是史官。

(三)老聃太史儋的行蹤又相同。老子從周西出關到秦，太史儋見秦獻公亦到過秦。汪中說，「其入秦見獻公，即去周至關之事。」(引述學老子考異篇。下同)

(四)老子的世系，證明他是戰國，而不是春秋時人，讓我們再來將此問題討論一番。史記說，老子之子宗爲魏將。孔子先輩的兒子，那能到魏時還能爲將呢？唐蘭君是以老子爲春秋時人的，自己也說，「就假定那「宗」是老子晚年的兒子，譬如老子比孔子大二十歲，而在他七十歲時候生的兒子，到孔子死時，是二十四歲，到魏文侯元年是七十九歲，也許有爲魏將的可能。不果事實上，總是牽強的很。」

(古四頁三四七)我們應注意，唐君此說還是不從魏之建國那一年算起，而從魏文侯之始爲晉卿那一年算起的。照這樣算，宗已經是七八十歲了。若再要從建國那年

世系
孔子——子鯉——伋伯——白求——箕穿——慎——
鮒弟——襄——忠——武安國——延年

老子——子宗——注宮——子宮——孫宮——
曾宮——假——解

9

到景帝之立，中間有三百三十八年。孔氏從鯉到忠凡十代，三百三十八被除於十，則每代相隔三十三年八，是一個普通可能的數目。而李氏自宗至解却只有八世。三百三十八分八，每世平均乃要隔四十二年另了。這是很難信的。但這還是將孔子與老子不說在內的。若再連他們說，則孔氏連孔子共算，須加七十三年爲四百十一年；老子連老子同算，而老子要大孔子至少二十年，須再加九十三年爲四百三十一。孔氏十一代分四百十一年，得每代相隔三十七年零。老子一方面呢，以九代分四百三十一，乃得每代相隔四十七年八。那是決無之事了！

所以就兩家世系說來，老子是必不能爲春秋時人的。但胡君適之却還要爲此說辨護。在與馮君友蘭論老子問題書裏，他說，『任公先生所舉證據……（一）孔子十三代孫能同老子八代孫同時。此一點任公自己對我說，他梁家便有此事。故他是大房，與最小房的相差五六輩。我自己也是大房，我們族裏的排行是「天德錫禎祥洪恩育善良」十字。我是「洪」字輩，少時常同「天」字輩人同時；今日我的一支已有「善」字輩了，而別的一支還只到「祥」字輩。這是假定史記世系可信。何況此兩個世系，都大可疑呢？』（古四頁四一九）馮君回答道，『第一條我想適之先生之比喻，恐怕不能解除任公先生指出的困難。因爲一族間大房小房的輩差，不必是因爲